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五十七回 秦檜怒貶張九成

且說岳飛喚過張憲、王貴二人近前，密與之曰：「我今所領三十萬兵，內分一半與爾二人，領回淮南駐紮。其餘人馬，吾帶回鄂州，以待朝廷之命，此須不可令外人知覺。」張憲、王貴密受令而去。此時岳飛探知兀朮已渡河北走，因教大小三軍拔營，離了朱仙鎮，自鄆城引還。其附近州縣士民聽得岳侯班師，各遮馬痛哭而訴曰：「我等因相公檄文傳到，欲復兩京，以此父老士民，皆頭頂香盤，簞食壺漿，迎接官軍，金人悉知之。今相公復領兵離此，我等必遭虜騎所殲無噍類矣。乞相公暫停數日，待取了汴京，委將鎮守，方能保吾家屬，免被金人苦虐。」言罷放聲大哭。宋軍見之無不心酸。岳飛在馬上亦泣下，即令人捧將金字牌一十三面，尚書省札子十三道，與眾人看曰：「非我遺棄汝等，今因朝廷連降金字牌到此，促我班師，此時不敢擅留也。」因謂之曰：「我當駐兵五日，爾等可速遷徙，以免金人禍也。」眾人聞其說，哭聲震野，各攜妻孥而南者，猶如墟市。岳飛急奏以漢上六郡閒田，給處所徙士民。兀朮在汴探聽得岳飛回兵，知是秦檜之謀，大喜，欲分兵追擊之。左右曰：「岳侯機深智足，太子未可輕動。若迫，恐墜其計也。」兀朮從其言。不數日，而河南新復府州皆為金人占去。兀朮憂慮中原士民有懷貳心，與龍虎大王等計議。龍虎大王曰：「元帥宜置屯田法以處之，自能制其去，又可以充足軍餉也。」兀朮曰：「其法安出。」龍虎大王曰：「略效古制，凡女真及契丹之人，令其將本部徙居中州，與當地百姓雜處，計其戶口，以官田付之，使自播種，至春秋量給其衣服。如此重養之。若遇出兵時，則又給與錢米，安其室家。著令於界上築起壁壘，使村落間庶防宋人侵擾。此策正宜行在今日也。」兀朮聞之大喜，遂著其令以行。果是未數年間，屯田之所，自燕地至河南，及淮隴以北，俱有之矣。

卻說田思中回奏，高宗曰：「即今岳少保隨金牌御札，領軍還自鄆城，令臣先回覆奏。」高宗未下命，秘閣修撰張九成率廷臣喻攽、陳剛中、凌景夏、樊光遠、毛叔度等奏曰：「岳少保指揮所部，剋日恢復兩京。陛下正須手敕勉勵，使之得就此舉。深讎可雪，故疆可鬪而信讒言，詔其班師，致使兩河忠義知朝廷不復用兵。將士解體，竟為南渡之偏安，可勝惜哉。」秦檜廷詰之曰：「昔公曾與趙尚書言金實厭兵，而張虛聲以撼中國。因奏聖上，道彼誠能從吾所言，則與之和，使權在朝廷。」

公此言眾皆知之，今日何不成前言乎？」九成曰：「九成何為異議？特不可圖苟安耳。」檜復曰：「立朝須優游委曲，方可保其位也。」九成曰：「未有枉己而能直人者。」高宗見檜與九成交論不已，因問九成曰：「朕今決意以和，卿可證其是非。」九成對曰：「敵情多詐，陛下不可不審。」高宗默然。

秦檜尤惡之，乃生枝節，奏貶九成為邵州知州。同時諫和議為非計者跡貶之，喻攽貶知懷安縣，陳剛中知安遠縣，凌景夏知辰州，樊光遠為閩州學教授，毛叔度為加州司戶參軍。由是中外緘口，再不復有諍者矣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撒離喝自涇州之敗屯鳳翔，及聞兀朮復失利於鄆城，亦不敢出兵救應。哨馬報岳飛因朝廷降詔班師，諸路官軍亦將退回。撒離喝聞之，謂部下曰：「四太子日前手書，約出兵分岳飛之勢，今又被其所敗。既宋軍各抽回，正宜乘此機與四太子合兵，觀釁而動。」因遣鶻眼郎君等部領十萬人馬，從慶陽而出，直趨河池，至汴京不遠矣。即日旌旗遮天，盔甲鮮明，人馬望慶陽迸發。慶陽知府宋萬年聽得金兵來到，一面遣人往河池求救，自與幕賓蘇欽深溝高壘，預備拒守計。是時，撒離喝率眾抵延安府，將城圍了，令部下努力攻擊。總管趙惟清引軍士登城守護，見金兵連營數十里，勢不可當。撒離喝遣牙將張兆奴至城下招諭惟清。兆奴一騎馬至城下問曰：「趙總管何在？」軍士報知惟清。惟清從敵樓上見之，曰：「金將有何高論？」兆奴曰：「副元帥令某來勸總管，目今大眾臨城，量爾一旅之師，焉能抗敵？不如開城納款，且免生靈身死鋒鏑，總管必有重用也。」惟清笑曰：「我宋臣矣，豈順胡人哉！」兆奴曰：「豈不聞漢之王陵乎？勢窮而降匈奴，得居大位，以保終身之計，漢人不以為怯。今公之強弱，比王將軍試以為何如？」惟清沉吟半晌，因謂之曰：「報知元帥，且緩攻城，待我與所屬議之。」兆奴領諾去了。

惟清至府中，與安撫使忠植等商議曰：「金人勢大難敵，吾孤軍在此，鄰郡聲勢不聞，莫若舉城降之，以保士民。」忠植怒曰：「總管是何言哉！朝廷以重任付君，遠邊之責，君宜自效。今撒離喝以逆犯順，直在我而屈在彼也。總管正須激勵部下，諭以忠義之志，出與交鋒，殺退金人。使不幸而有失，亦當背城一戰，與國共為存亡可也。何得自為屈膝謀哉！」惟清默然。忽階下轉過步騎彭虎厲聲曰：「忠撫使欲陷我等乎！」手執利刃，近前欲刺之。忠植亦抽劍來迎。二人正要相鬥，惟清起而勸之。忠植怒曰：「吾誓死不與爾逆賊兩立！」言罷踏步而出。彭虎恨之，是夜開城南門，詣金營納降。金兵乘勢入城，城中大亂，火光照天。彭虎引本部兵殺入忠植府中，正遇忠植走出，兩騎在東街廝殺。金兵四集，忠植不能支撐，被彭虎捉了，押來見撒離喝。撒離喝勸之同降，忠植罵曰：「逆天丑虜，吾撫使官也，肯降賊耶！」撒離喝叱令斬之。張兆奴勸曰：「元帥且寬其誅，可帶往慶陽城下招諭宋軍。」撒離喝從之，即將忠植監候了。次日，人馬離延安，直抵慶陽界駐紮。

宋萬年與蘇欽在城上觀望，見胡騎漫郊塞野而進。不移時，金陣中令胡將押過忠植，近至城下招諭。萬年與蘇欽見城下監著安撫使忠植，因大驚曰：「延安已陷矣。」二人面面相覷，計無所出。忠植即於城下大呼曰：「我太行忠義也，為虜所執，恨不能啖其肉，今使來招降，願公等督率將士，勿負朝廷，堅守城壁，以待郡鄰救援。」撒離喝聞之，怒詰曰：「吾意令汝投降，則免誅戮，尚敢出是言哉！」令胡兵副其口。忠植乃披襟曰：「當速殺我，誓不從賊也！」遂遇害。撒離喝督令眾人攻城。城中困迫，萬年與所屬計議曰：「內無強兵，外無救應，雖固守無益也。」遂開城歸降。後人有贊忠植之死節，詩云：草色初黃秋氣多，腥風特地動干戈。

龍蛇翻影旌旗列，霜雪凝光劍戟磨。
志士赤心凌碧落，胡人黃犬逐林阿。
慶陽城下英雄盡，千古忠魂聽鳥歌。